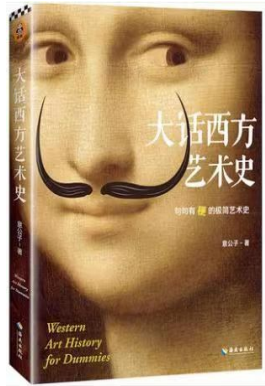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新书过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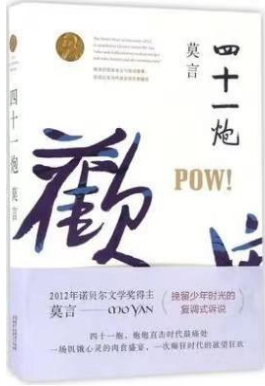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话西方艺术史》



作者：意公子
海南出版社

一本书用浅白风趣的语言和逻辑清晰的脉络,梳理了西方艺术史的精髓,帮助你迅速构建完整的艺术史认知框架,提升你在生活中的独立审美意识。

《四十一炮》



作者：莫言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当作家敢于把众人每天都面对的社会最丑陋现实展现出来的时候,或许正是社会和环境向着更完美、更完善的方向发展的起始。

《红高粱家族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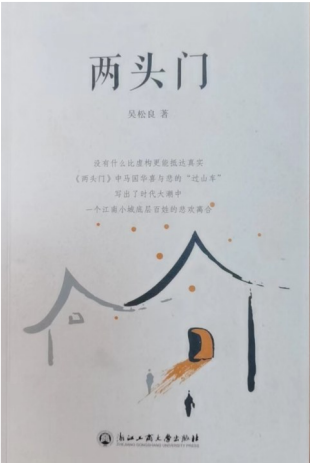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：莫言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红高粱家族》用灵性激活历史,重写战争,张扬生命伟力,弘扬民族精神……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。他以自由不羁的想象,汪洋恣肆的语言,奇异新颖的感觉,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文学王国。

本栏目图书由湖州博学书店提供

他的身上烙着故土文化胎记——小说集《两头门》序



H 杨自强

“大气如海，淳朴似盐”，这句海盐精神的表述语，颇为传神，我每次见到松良，总会想到这句话，大气、淳朴，如海、如盐，松良是个的刮刮的海盐人。跟松良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因为工作上的关系，时常来往，偶尔也一起喝上几杯沈荡的白酒或是黄酒。松良话不多，笑眯眯的，慈眉善目，慢声细语，印象中从未有过脸红脖子粗的时候。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文友或熟人，聊天中有时难免涉及某些人某些事，松良总是把人往好处想、往好处说，顶多说一句“这个嘛也是难免的”。这当然并非世故，实是发自内心的大气与淳朴。

读《小村记事》有感

H 青木

德清县原作家协会主席赵长根老师长我20多岁，他今年虚岁77了。认识20多年，承蒙他厚爱，我们的私交一直很不错。在我心里，他亦师亦友亦如父兄。作为一个言辞木讷、天性温和、内心又敏感的人，文字显然是最适合赵老师表情抒怀的工具。而文学女神似乎也对这样的人有格外眷顾。从少年时代起，他对阅读和写作就显示出了浓厚兴趣。孙犁、刘绍棠、李准、浩然成为他最喜欢的作家，他们简练直白的语言，让他至今欣赏和学习。20世纪80年代，赵老师正式踏上写作之路，自此以后半个多世纪，从风华正茂到而今年逾古稀，他如同勤勉的农人，以笔为锄，为镰，为雨露，为阳光，心无旁骛地耕种着他的一亩三分地。2006年退休前，他创作出版了两部乡

松良生于海盐、长于海盐，扎根于海盐，除了在外当兵外，一直生活在海盐。而这服役的十几年，于一个作家而言，并非是脱离了海盐，而是给了另一种视角、另一种体验，来更深刻地理解海盐。海盐给了松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一切——生活体验、人文营养、表达方式，而松良也给了海盐一个作家所能给予的——他的写作几乎都是围绕着海盐来展开的。海盐养成了一个如海、似盐的乡人松良，作家松良则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海盐的大气与淳朴。顺便说一句，松良的微信昵称，就叫“海盐的味道”。这也许不仅是说自己是个海盐人，更是要写出海盐的“味”、海盐的“道”。

《海盐的味道》也是松良第一本散文集的名字。这本散文集写的是海盐小城里形形色色的人和引人遐思的景，是一次心灵的行走，海盐人看了亲切，外地人看了着迷，确实是很有味道。他的第二本散文集，叫作《跨越》，写了海盐境内的三十七座桥，有田野调查，有严谨考据，有传说故事，还有几句举重若轻的慨叹。他在《跨越》第一篇写沈荡大桥时说道：“与当年桥上人来人往、桥下百舸争流的景象不同，现在的沈荡大桥虽然高高屹立在沈荡镇南聚金村陈

家桥港众坟漾河道上，但是，从它被整体迁移过来的那一天起，注定要告别热闹，与寂寞相伴，退出交通的功能。”当时我读到这里，不由心里感叹，不是土生土长的老海盐人，不是对海盐有着深沉的爱，是写不出这样直指人心的文字的。

《两头门》是松良的第三本集子，收集的是近几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，写的题材，当然还是海盐。或许是小说给了松良更多的创作空间，他把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和理性思考，对故土的多个层面的解读，化成了一个个熟悉而又新鲜的故事。这里的海盐，比我们看到的海盐，更加地丰盈充实，更加地汪洋恣肆，甚至更加地真实。读这本书，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一句话：没有什么比虚构更能抵达真实，《两头门》中马国华喜与悲的“过山车”，松良写出了时代大潮中一个江南小城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，写出了那些记忆中最厚重、最朴实的东西，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宽厚、坚韧和沉重。也许，应该用艾青的一句诗来形容这样的写作：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

尽管我不大相信“文如其人”的说法，但在《两头门》中，文风也确如松良为人一般大气而淳朴，并且有

的感情和倾向，延续着他一贯以来的内心准则，对传统仁义礼智信的尊崇，对个人记忆和真实岁月的尊崇，还有一份对日常平静生活的简单满足。而文风，一如以往，平白质朴如老农闲谈，很多地方，诚如县内散文作家阿果所说，是“口语化写作”。比如“的”字的随意后置，比如地方语的大量使用，等等。

很多篇章用德清方言朗读，别有韵味。之前我一度觉得赵老师的语言土味有余而现代性不足，有些和时代脱节。但这些天，当我反复阅读这部集子中的第一辑，尤其是“牵挂”“我在秋山读小学”“鲐背老媪震偷记”“梨子熟了”等几篇，就像新农村建设过程中，看到大量粉饰一新、装修精美的现代乡村民居，突然见到一幢原汁原味，堂前有春燕啾啾鸣叫、屋后飘着炊烟的泥墙黑瓦的老房子。

着浓厚的“海盐腔”。松良的叙述如乡村的河流，不紧不慢，娓娓道来，并无晦涩和生僻用词，也基本没有长句子，有着一种泥土气息和质朴之美，十分接地气。然而在类似说话般的的语气和节奏中，又时常有诗意和警句，有如白描中的彩笔，把人物的内心刻画得到位而传神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古人所谓“俯拾即是，不取诸邻。俱道适往，着手成春”，或许就是这样的境界吧。

在城市化的大潮中，地域特征的不断弱化已是不争的现实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我们吃着同样的快餐，住着同样的楼房，穿着同样的品牌，玩着同样的游戏，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，将不会有我们这样对故土清晰而深沉的记忆，不会像我们这样，身上烙着故土的文化胎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写出故乡的语言、感觉、气息、风情、氛围，写出那一方水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记忆，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宿命。福克纳说：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，而且，即使写一辈子，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。我想，以松良的勤奋和禀赋，他或许会像沈从文的湘西、萧红的呼兰河、孙犁的白洋淀、莫言的高密那样，写出一个文学中的海盐。

人物，故事，声音，色彩，乃至所有的细枝末节都栩栩如生。阿果说，“梨子熟了”这样的散文，完全可以作为乡村写作的范本，无论是对于人物的刻画，还是乡村生活的叙述，都值得人品味再三。看上去很土，其实饱含一位老作家数十年的写作经验和技巧，此评价并非夸张。乡村的质朴，中国农民的善良温厚和坚忍，在赵老师不带任何修饰的家常叙述下，生动再现，那是一个乡土作家带给读者最好的馈赠。

致敬赵长根老师！

你说他不够现代，我说他够传统，致敬传统！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；

你说他不够语言传统，我说他足够坚持。致敬坚持！

最后，还想说，在德清，在许多地方，有很多赵老师这样的人……也许没有很大的名气，却是汉语文学最坚实的基石。